

寻聚衡山

■刘望春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衡山,在我心中,南岳与衡山从来没有被严格地区分。萱洲的花海、古渡,老龙潭的飞瀑、流泉,呦呦谷的奇石、异草,藏经殿的云岚、雾淞,中山沟的险峻奇峭、岳北农工会的风云突起……这个春天,乘着春风,再次来到衡山,有觅芳的雅兴、问道的虔诚,还有寻亲的憧憬。

萱洲花事正盛。里石村里,粉红、玫红的桃花与纯白的李花、金黄的菜花交相辉映。花在梯田里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异常灵动。相较于一望无际的花海,萱洲的春花独具天然去雕饰的韵味。花正热闹着,经霜历雪的桔仍在枝头顽强。有花有果的世界,是人间最美的景。

眼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李花带雨,明净动人。数月之后,桃熟李香,又是另一番盛景。早就听说萱洲的红蜜桃(又名猪血桃)很有名,作为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它悠久的种植历史虽不及皮影、纸雕一般久远,但亦有百余年的历史。

衡山皮影起源于清朝顺治年间,传承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2006年,被列入湖南省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皮影省级非遗传承人欧阳新年先生的皮影展览馆里,满屋制作精美的皮影仿佛在述说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老人家75岁高龄了,唱起皮影戏来,依旧精气神十足。

如果说欧阳新年先生是演唱皮影的大咖, 现年80岁的刘武阳先生就是皮影制作的执牛耳者。两位老搭档,一人演唱,一人制作,合力将衡山皮影推上了高峰。



一湾春色

■刘新昌

在老家，河流似千手观音，伸出无数臂膀，将田野和村落揽在怀中。水湾荡漾处，村庄直接以“湾”字命名，倒也简单明了。

全家湾，我出生的地方，屋外十几米处，就是水湾。水湾两岸杂树生花，不远处，稻田铺展。春来时，油菜花开，遍地金黄。无风时，湾水澄明如镜，山的倒影、楼的倒影、人的倒影、花的倒影、天空的倒影，深藏其中。黄天湾，我外公的居住地，辰河逶迤而来，抱村流过，远山的树、近邻的花、河岸的草、田园的茶、屋舍的禽，随着河流远去，化入空湾。

每年春天，全家湾桃花开的时候，黄天湾的泡桐花也开了，淡紫色的花朵，高高如云，又随风飘在河堤上。从全家湾到黄天湾，走公路，五公里，公交车载人穿街走巷，刚好春风十里，岂不美哉！可母亲偏不，带着我，沿河走。她从伙房里取一块腊肉，放在竹篮里，然后挎篮出门。我说她小气，舍不得五毛钱的车费，她倒回答得干脆：“我是舍不得河岸旁的那些野菜。”

走在河岸上，绿色的水、蓝色的天、青翠的树，还有淡淡的暖气流，从眉梢脸颊上拂过，掬一捧水入手，掌心微凉，忽然感觉到这就是春天的气象。春水初生时节，刚刚刚刚露生机，就连太阳也是金黄色的，阳光轻轻铺洒，柔和中透出恬淡与安详，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味道和泥土气息。

杂草现绿时,野菜从河岸荒地、田头地角冒了出来,叶带锯齿色如翡翠的荠菜、叶扁质厚浑身茸毛的鼠曲草、隔水就能闻出香气的水芹菜、湿地蔓生腥气油滴的鱼腥草,还有伏地铺散的马齿苋和采嫩多汁的泥蒿,母亲遇到什么采摘什么,一路走走停停,半晌午过去,竹篮里早已是一篮春光。母亲采野菜时,我就坐在河岸旁,听流水声,涓涓、淙淙、哗哗、啦啦,叮叮、咚咚,一切流水柔情,听上去那么唯美。

到了外公家，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母亲边和外公唠嗑，边将野菜分类择净。先来一个水芹或泥蒿炒腊肉，野水芹的鲜香或泥蒿的清香，搭配腊肉的醇香，一入嘴，香气便天马行空，我能多吃一碗饭。再来一个野蒜炒鸡蛋，碧翠绿杂金黄，有点金玉满堂的味道。荠菜豆腐汤要用猪油来开，碧绿的荠菜在汤中荡漾，白色的豆腐在锅里翻滚，倒出来，是清汤白白的一碗汤，清香爽口。要是摘了鼠曲草，母亲保准还会做几个青团，算是饭后甜点。至于凉拌马齿苋或鱼腥草，我不敢染指，谁喜欢谁吃去。

外公虽不是个老学究，但为人严谨，喜怒不露于色，爱穿对襟褂子，对待晚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严肃模样。可每次母亲带回这春天的野菜后，他都会高兴地喝点酒，酒后，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刻板，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河边打鱼、去山上背诗、去路边赏花、去田里捉泥鳅、去菜地捕蝴蝶、去阁楼里捉速藏……那一身秋风也挟作满堂春色。

从此，我知道，春色不仅仅是季节带来的花红柳绿，春色也是人带给人的亲昵和温暖，花红柳绿、绿水青山、清风白云只是春的外在，赐人力量、给人温暖、予人希望才是春的元神。

1997年，外公去世后，葬在黄天湾的山坳里。去年，母亲过世，享年81岁，葬在全家湾对面的山坡上。

现在，他们时常出现在我梦里，他们坐在全家湾或黄天湾的那一湾春色里，笑意盈盈。

来到萱洲,我必去瞻仰刘锦公祠。一笔难写两个“刘”字,五百年前一家亲。伫立在萱洲古渡旁的刘锦公祠前,看那雕花飞檐,斗拱彩绘,历史的悠远沧桑仿若祠堂前浩淼的江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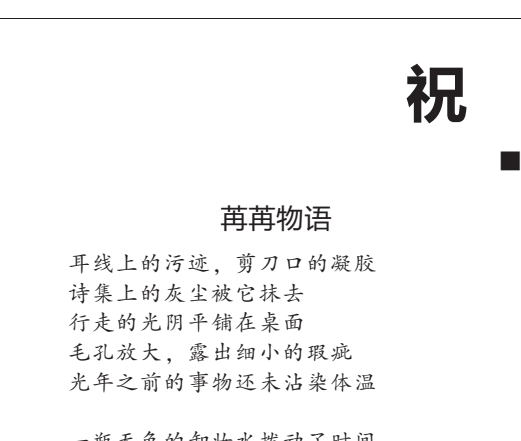
我想起老父亲讲过的家史：民国时期，祖父的长兄刘明玠为了躲壮丁来到衡山，最终在衡山成家立业。生四子，分别为孝益、孝菊、孝青、孝吉。长子刘孝益曾参加过抗美援朝，隶属于空军某部。其子大婚时，祖母尚健在，父亲当时无法抽身，伯父、叔叔等人前往衡山赴宴。接待很是热情，还赠送了价值不菲的衣料。

后来,两位伯父相继病亡,生活的艰辛将这份千里迢迢的血亲一直搁置在父亲心底。听叔父追忆,似乎是衡山新桥堆积大队。几年前,我曾委托过衡山县的一位朋友打听,可惜,未有音讯。血缘便是如此奇妙,即便从未谋面,亲切与挂念从未改变。

祠堂前立着白马将军塑像,纪念不幸遇难于衡山的革命党将领黄少泉先生。因此,萱洲古渡又名“黄公渡”。

我曾以为萱洲是衡山最闪亮的名片,当我参观完永和乡的湘江大源渡二级航道工程及开云镇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俯瞰过中洲岛上的中华秋沙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细读过松坳村的龙狮赞文化墙后，我觉得我对衡山的了解真是肤浅了。

开云镇的师古桥村恐怕是衡山最魔幻的村子了。在育贤文化有限公司的民族乐器展厅里,五花八门的民族乐器令人目不暇接。原来民族乐器种类如此丰富,原来一根弦的演奏果真存在。我一直以为笛子、胡



一湾春色

■刘新昌

在老家，河流似千手观音，伸出无数臂膀，将田野和村落揽在怀中。水湾荡漾处，村庄直接以“湾”字命名，倒也简单明了。

全家湾，我出生的地方，屋外十几米处，就是水湾。水湾两岸杂树生花，不远处，稻田铺展。春来时，油菜花开，遍地金黄。无风时，湾水澄明如镜，山的倒影、楼的倒影、人的倒影、花的倒影、天空的倒影，深藏其中。黄天湾，我外公的居住地，辰河逶迤而来，抱村流过，远山的树、近邻的花、河岸的草、田园的茶、屋舍的禽，随着河流远去，化入空湾。

每年春天，全家湾桃花开的时候，黄天湾的泡桐花也开了，淡紫色的花朵，高高如云，又随风飘在河堤上。从全家湾到黄天湾，走公路，五公里，公交车载人穿街走巷，刚好春风十里，岂不美哉！可母亲偏不，带着我，沿河走。她从伙房里取一块腊肉，放在竹篮里，然后挎篮出门。我说她小气，舍不得五毛钱的车费，她倒回答得干脆：“我是舍不得河岸旁的那些野菜。”

走在河岸上，绿色的水、蓝色的天、青翠的树，还有淡淡的暖气流，从眉梢脸颊上拂过，掬一捧水入手，掌心微凉，忽然感觉到这就是春天的气象。春水初生时节，刚刚刚刚露生机，就连太阳也是金黄色的，阳光轻轻铺洒，柔和中透出恬淡与安详，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味道和泥土气息。

杂草现绿时,野菜从河岸荒地、田头地角冒了出来,叶带锯齿色如翡翠的荠菜、叶扁质厚浑身茸毛的鼠曲草、隔水就能闻出香气的水芹菜、湿地蔓生腥气油滴的鱼腥草,还有伏地铺散的马齿苋和采嫩多汁的泥蒿,母亲遇到什么采摘什么,一路走走停停,半晌午过去,竹篮里早已是一篮春光。母亲采野菜时,我就坐在河岸旁,听流水声,涓涓、淙淙、哗哗、啦啦,叮叮、咚咚,一切流水柔情,听上去那么唯美。

到了外公家，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母亲边和外公唠嗑，边将野菜分类择净。先来一个水芹或泥蒿炒腊肉，野水芹的鲜香或泥蒿的清香，搭配腊肉的醇香，一入嘴，香气便天马行空，我能多吃一碗饭。再来一个野蒜炒鸡蛋，碧翠绿杂金黄，有点金玉满堂的味道。荠菜豆腐汤要用猪油来开，碧绿的荠菜在汤中荡漾，白色的豆腐在锅里翻滚，倒出来，是清汤白白的一碗汤，清香爽口。要是摘了鼠曲草，母亲保准还会做几个青团，算是饭后甜点。至于凉拌马齿苋或鱼腥草，我不敢染指，谁喜欢谁吃去。

外公虽不是个老学究，但为人严谨，喜怒不露于色，爱穿对襟褂子，对待晚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严肃模样。可每次母亲带回这春天的野菜后，他都会高兴地喝点酒，酒后，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刻板，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河边打鱼、去山上背诗、去路边赏花、去田里捉泥鳅、去菜地捕蝴蝶、去阁楼里捉速藏……那一身秋风也挟作满堂春色。

从此，我知道，春色不仅仅是季节带来的花红柳绿，春色也是人带给人的亲昵和温暖，花红柳绿、绿水青山、清风白云只是春的外在，赐人力量、给人温暖、予人希望才是春的元神。

1997年，外公去世后，葬在黄天湾的山坳里。去年，母亲过世，享年81岁，葬在全家湾对面的山坡上。

现在，他们时常出现在我梦里，他们坐在全家湾或黄天湾的那一湾春色里，笑意盈盈。



琴、葫芦丝等这些阳春白雪的乐器必是来自云南、广东等遥远的异乡,没想到此刻就在眼前,就在师古桥村民的手中加工成型。这里的村民仿佛人人懂音律,个个皆匠人,仅凭一双制作乐器的巧手，便圆了发家致富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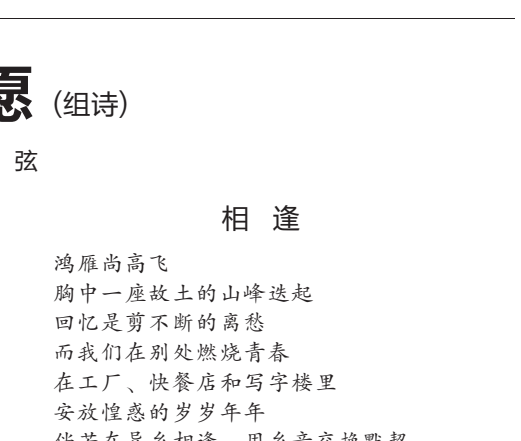
衡山于我,常来常新。十年前,我首次随红叶乐团的朋友们到访萱洲。那时码头边所有的房子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面貌,古石阶两旁全是木质老雕花窗。在萱洲的江畔,我踏歌起舞,身心幻化成江面那只悠游的白鹭。

六年前,我随女作家群的朋友们再次来到萱洲。那天下着细雨,一群女子撑伞观花,亦别有一番诗意。至今记得地皮菇的细柔,艾草耙子的清香。

今天，当我随衡阳市作协的文友们走进衡山深处时,目之所及,花海、美食、江水都算不得重点。在开元镇师古桥村,我想买一把葫芦丝,请作坊的老板帮我试音挑选。老板随手操起一个,放在嘴边一吹,便是可与专业媲美的《月光下的凤尾竹》。在松坳村的龙狮赞展厅里,唱龙狮赞的村民即兴演唱,出口成章成腔。

萱洲古渡的江面还是那样温柔，它温柔地带走衡山子民世世代代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那些它无法带走的,便以文字、音乐、图像等形式流传至今,譬如影子戏、纸雕、龙狮赞、古建筑等。

衡山境内有一条非常美丽的河,名叫洧水河,河上曾有一座饱经沧桑的木桥。清朝雍正年间,有位乡绅将木桥换成了石桥,从此名为“新桥”。百余年前,这里是曾国藩湘军团练进出湖湘的必经之路。我从未来过新桥,也许有一天,当我踏上这座石桥时,迎面而来的,就是被老父亲挂念了一辈子的血缘至亲们。



一湾春色

■刘新昌

在老家，河流似千手观音，伸出无数臂膀，将田野和村落揽在怀中。水湾荡漾处，村庄直接以“湾”字命名，倒也简单明了。

全家湾，我出生的地方，屋外十几米处，就是水湾。水湾两岸杂树生花，不远处，稻田铺展。春来时，油菜花开，遍地金黄。无风时，湾水澄明如镜，山的倒影、楼的倒影、人的倒影、花的倒影、天空的倒影，深藏其中。黄天湾，我外公的居住地，辰河逶迤而来，抱村流过，远山的树、近邻的花、河岸的草、田园的茶、屋舍的禽，随着河流远去，化入空湾。

每年春天，全家湾桃花开的时候，黄天湾的泡桐花也开了，淡紫色的花朵，高高如云，又随风飘在河堤上。从全家湾到黄天湾，走公路，五公里，公交车载人穿街走巷，刚好春风十里，岂不美哉！可母亲偏不，带着我，沿河走。她从伙房里取一块腊肉，放在竹篮里，然后挎篮出门。我说她小气，舍不得五毛钱的车费，她倒回答得干脆：“我是舍不得河岸旁的那些野菜。”

走在河岸上，绿色的水、蓝色的天、青翠的树，还有淡淡的暖气流，从眉梢脸颊上拂过，掬一捧水入手，掌心微凉，忽然感觉到这就是春天的气象。春水初生时节，刚刚刚刚露生机，就连太阳也是金黄色的，阳光轻轻铺洒，柔和中透出恬淡与安详，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味道和泥土气息。

杂草现绿时,野菜从河岸荒地、田头地角冒了出来,叶带锯齿色如翡翠的荠菜、叶扁质厚浑身茸毛的鼠曲草、隔水就能闻出香气的水芹菜、湿地蔓生腥气油滴的鱼腥草,还有伏地铺散的马齿苋和采嫩多汁的泥蒿,母亲遇到什么采摘什么,一路走走停停,半晌午过去,竹篮里早已是一篮春光。母亲采野菜时,我就坐在河岸旁,听流水声,涓涓、淙淙、哗哗、啦啦,叮叮、咚咚,一切流水柔情,听上去那么唯美。

到了外公家，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母亲边和外公唠嗑，边将野菜分类择净。先来一个水芹或泥蒿炒腊肉，野水芹的鲜香或泥蒿的清香，搭配腊肉的醇香，一入嘴，香气便天马行空，我能多吃一碗饭。再来一个野蒜炒鸡蛋，碧翠绿杂金黄，有点金玉满堂的味道。荠菜豆腐汤要用猪油来开，碧绿的荠菜在汤中荡漾，白色的豆腐在锅里翻滚，倒出来，是清汤白白的一碗汤，清香爽口。要是摘了鼠曲草，母亲保准还会做几个青团，算是饭后甜点。至于凉拌马齿苋或鱼腥草，我不敢染指，谁喜欢谁吃去。

外公虽不是个老学究，但为人严谨，喜怒不露于色，爱穿对襟褂子，对待晚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严肃模样。可每次母亲带回这春天的野菜后，他都会高兴地喝点酒，酒后，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刻板，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河边打鱼、去山上背诗、去路边赏花、去田里捉泥鳅、去菜地捕蝴蝶、去阁楼里捉速藏……那一身秋风也挟作满堂春色。

从此，我知道，春色不仅仅是季节带来的花红柳绿，春色也是人带给人的亲昵和温暖，花红柳绿、绿水青山、清风白云只是春的外在，赐人力量、给人温暖、予人希望才是春的元神。

1997年，外公去世后，葬在黄天湾的山坳里。去年，母亲过世，享年81岁，葬在全家湾对面的山坡上。

现在，他们时常出现在我梦里，他们坐在全家湾或黄天湾的那一湾春色里，笑意盈盈。

“借写”之妙

■李 昂

生活中的事物和人的感情复杂纷纭，有的真是难以言状。于是，艺术上借物寄情的表现手法便应运而生。所谓借物（或曰托物）寄情，即是把难以直言表达的抽象感情，寄寓在具体可感的事物之中，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形象化，读者便可从中意会了。

比如写愁绪，李煜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说“飞红万点愁如海”，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在这里，“愁”化成了悠悠春水，深深海水，以及小船都不胜荷载的重负……而宋·贺铸另辟蹊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其运用博喻的修辞格，使词中抒发的愁绪，迷惘如烟封的草地，飘忽如柳絮扬风，缠绵如淅沥梅雨……由于词人们抓住了抽象思想与具体事物特征间的相通之处，便使“愁”由无形变成了有形，收到一种“神似”的效果。

元·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又别开生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一连三句，绘写暮秋傍晚旷野的九个景物，借以抒发天涯游子的浓浓乡愁。

再看一篇“赠友”之作：“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刘景文是苏轼的挚友，诗中，苏轼赠给他什么呢？难道只是告诉他“秋末冬初时节，荷花、菊花都已凋谢，橙子、橘子却还生机勃勃挂在枝头，成了‘一年好景’”吗？显然不是。细想，“橙黄橘绿”的秋末冬初季节，好比人们的壮年时期。橙橘正值成熟、丰收之际，那么，处于壮年时期的“我们”呢，也应惜时进取、奋发有为啊！诗篇把殷切期望、勉励之情寓于“橙黄橘绿”的秋景之中，含蓄蕴藉，余韵悠长。

我们再从李白两首诗的比较中来看这种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写法的妙处。他的《赠汪伦》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名篇。前一首以比喻、夸张、对比等手法，抒写汪伦对“我”的友情，该是写得很好到了。后一首却并无片言写到友情，只是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吟诵之际，却觉得本篇抒发的友情更加动人，原因亦在于深厚的友情蕴含在孤帆远影尽、长江天际流的景物描写之中（李白一直在目送孟浩然那一叶远行的孤舟）。如果说李汪之情似桃花潭水，深过千尺，那么，李孟之谊则如长江之水，悠然不尽！

类似于借物抒情的托物言志。这种手法不但能避免诗句枯燥乏味，而且使所言之理更为透彻。相信布袋和尚有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借插秧言修行之理。“退步原来是向前”，退一步海阔天宽，退一步前程万里。不单修行，也是人们的修身格言。

再如虞世南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表面上看，写的是蝉的形态和习性，实际上是托物寓意：品德高洁的人，并不需要外在的凭藉（地位、权势、人际关系等等），而自能声名远播。此外，像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明·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赵翼的《一蚊》：“六尺匡床障皂罗，偶留微婢失讥诃。一蚊便搅一终夕，宵小原来不在多。”这些都是借物言志之作。

笔者有一首《山行》（载北京《中华诗词》2020年第7期）：“向天山岳形如笋，映日水帘莹若瑰。陡岭攀登才驻足，白云又拥一峰来。”这是一首山水诗，也是一首哲理诗。我想借它表达三层意思：一是苦乐关系。要想观赏“白云又拥一峰来”之美景，须经“陡岭攀登”之苦辛。从这个意义上说，苦乐犹如一对孪生姐妹。二是做学问、干事业要有坚毅之志，“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三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永无止境。故凡事须不断进取，不能故步自封。一首小诗能表达如许意蕴，亦可见借写的妙处了。

那一场雨

■谭 绩

立春已过，阳光明媚，窗外一棵棵树木就渐次绿了。2023年2月17日的晚上，儿子走进我的房间，问，我的名字谁取的？我一惊，说，怎么了？

儿子名叫雨辛。他是在干旱了几个月后的一个雨天里出生的。那个雨天“坐落”在2002年的6月，一个离风和日丽的春天很远、而正当酷暑难耐的夏日。我翻字典，冥思苦想了多个晚上，迟迟定不下儿子的名字，儿子出生下来，农历6月只剩下最后一天，那个早上的雨，使无精打采的树叶一下精神了起来，一场夏天的及时雨呀！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与儿子见面时的情景。我把小雨抱在怀里，看了又看，我是一个将在孩子口中被称作爸爸的人了。我要像我的父亲一样，做儿子向上爬的一把梯、遮风挡雨的一把伞，或做照亮小雨人生前行道路上的一束光，即使像萤火虫，哪怕是星光点点，也要担起我的责任与义务。那时小雨像一棵刚破土而出的豆苗，生命稚嫩得甚至让我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我整晚整晚地趴在他躺着的小床上，静静地看着守着，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护士看着我抿着嘴笑，摇了摇头。

我急着要把喜讯传递给亲人，传给谁呢？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世了，电话打给了正在村里忙活的哥嫂。电话内容和开头，我浓缩成了六个字：“小孩生了，男孩。”我的语速急促，已记不清当时具体的心情了。我想，哥哥在电话的另端一定感受到了我的喜悦。电话结束时，哥嫂说，你早点抱他回来，让左右邻居看看，也让他那个早去的爷爷奶奶晓得又添了个孙。

那一刻，我呆住了，因为在潜意识里我已把父亲给忘了。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喜讯的父亲，必定憨厚地笑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他看到自己种的稻田又到了丰收的时刻。因为，他一直存在我和小雨的血脉里！

自从有了儿子，我风平浪静静的生活荡起了幸福的涟漪。从医院返回家里，我没有放鞭炮，我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吓到了睡梦里的小雨。

小雨迈出生生的第一步，也是在一个清晨。我在洗手间，儿子沿着木床，扶着墙壁走到了洗手间门口。当我看到那颗小脑袋，是多么惊喜呀！我抱着儿子，把他放在房子中间的木地板上，鼓励他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小雨静静地看着，却迟迟不敢挪动脚步。我静下心来，从背后轻轻地推了他一把，小雨终于向前迈出生生的第一步。从此，小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到达所想去任何一个地方了！

小雨过的第一个春节，我抱着孩子，踏着冬雪，翻过一座座的山头，走了十里山路，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我把小雨抱到爷爷的坟前，点燃了鞭炮，我隔着隆起的厚厚雪堆，说，爸，你的孙子小雨给您拜年了，小雨来看您了！瞧，孙子的眉眼多像您。那时北风正起，山谷里荡起回音。

2010年的清明，窗外的梧桐树下挂满了硕大的花朵，一树的白。我对小雨说，此时，我应该回去给我的父母扫墓。可是我生病，躺在床上无法成行。那时小雨已经8岁，肯定不知什么叫清明，什么叫怀念。小雨趴在我身边，问，爸，你死去能见到爷爷吗？那一刻，我怔了怔，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隔着十几年的光阴，能再见到我的父亲，那该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想，或许儿子潜意识里已经知道什么想念了。

父亲是一个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能言善辩，当了一辈子的村干部。父亲打心眼里希望我也能成为一文化人，他把我写的字和画作张贴在家里黯淡的墙壁上。父亲在墙壁上送给我赠言，从而，我把这当成了人生的座右铭：“庄稼有农时，人才有学时，误了农时影响一季，误了学时影响一生。”我的坚持与执着，使父亲燃起美好希望的光。多年后，当我的处女作发表在省级报刊上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发表，但他是没法看到我所取得的成绩了。那一天，我站在学校三楼的阳台上，面对家的方向，点燃了我的处女作的样刊，烧给了我远在天国的父亲。那天天气阴沉，风扬起了黑色的灰烬，风一定把我向父亲的汇报与问候带到了！泉下有知，父亲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心跳，因为我的心跳是他赋予的……

2023年6月，小雨大学就要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怎么一转眼间，儿子就长大了？

爱的传承与延续，使人生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我希望小雨爱生活，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我愿小雨人生的路上一直有好运相伴，如果没有，愿他在不幸中学会慈悲。也愿小雨被很多人来爱，如果没有，唯愿他在寂寞中学会宽容与坚强。